

生命最后的 读书会

*The End Of Your Life
Book Club*

[美] 威尔·施瓦尔贝 著
Will Schwalbe

王兰英 译

生命最后的 读书会

*The End Of Your Life
Book Club*

[美] 威尔·施瓦尔贝 著
Will Schwalbe

王兰兰 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 (美) 威尔·施瓦尔贝著;
王兰英译.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702-0770-1

I. ①生… II. ①威… ②王… III. ①长篇
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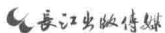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503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7-2019-026

Copyright © 2012 by Will Schwalbe.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郑海波
封面设计: 柒拾叁号

责任校对: 周 杨
责任印制: 张 涛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10-83670231)

<http://www.cjlap.com>

印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1.5

版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38千字

定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010-83670231进行调换)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兄妹三人，哥哥、妹妹和我，和母亲曾一起度过很多美好的时光，进行过很多次让人印象颇为深刻的对话。父亲和母亲相濡以沫几十年，他是母亲生命中最忠诚的守护者，一直陪伴她到生命的尽头。他和母亲彼此深爱着对方，父亲对母亲呵护备至，他们之间的感情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本书中讲述的故事，绝大部分发生在母亲与我之间，不曾过多牵涉我的父亲，以及哥哥、妹妹，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故事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判断是否要讲给大家听，还有何时讲给大家听。

谨以此书献给妮娜、道格、父亲，以及大卫，以对他们表示爱与感激。

推荐序

这本书揭示了人类的一项重大秘密：一个人在生命垂暮时分的最佳选择，是与家人一起重温毕生最喜爱的一本本书。那情景，就像站在峰顶俯视晚霞下一座座自己曾经翻越过的远山，充满着沁凉而又恢宏的诗意。

因此，这本书应该得到世间一切好书的感谢。它重新提升了阅读对于人类的终极意义，又对书籍的选择提出了关及生命的至高标准。这在阅读低迷而书籍泛滥的当代，尤为重要。

在笔调上，这本书写得真切、动情、深厚、机敏、幽默，是近年来少有的上好读本。

余秋雨

手记 ——
——
——

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未曾想过我会写下本书。幸好，凭着回忆和随记，母亲生前给过我的报纸、书单、演讲稿、书信，与母亲互发的 e-mail，和母亲一起写的博客，加之家人、朋友的帮助，才使本书得以完稿。虽然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我已记不太清楚，以至于一些对话让人不知所云，但我已尽量让本书真实地记录我和母亲之间发生的故事，呈现当时说话的场景，请大家不要局限于书中的文字。母亲曾对我说：“做事情尽你最大的努力就足够了。”我想我并没有辜负母亲的嘱托。

目录

手记	001
终得安全	001
相约萨马拉	007
七十空性论	027
初恋	048
霍比特人	060
每日的力量	083
禁忌祈祷书	101
我悲痛	114
非普通读者	121
蜥蜴笼	131
博来·法拉先生	136
大陆漂移	144
面纱	161
大教堂谋杀案	171
正念	182
心	197

盐的代价	204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	215
奇想之年	221
奥丽芙·基特里奇	229
像我们这样的女孩	242
法兰西组曲	251
芒果的滋味	260
刺猬的优雅	272
龙文身的女孩	278
布鲁克林	285
父亲的眼泪	294
幸福过了头	308
后记	324
感谢	328
附录	331

终得安全

在斯隆 - 凯特琳纪念医院门诊部的候诊室里，有着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摩卡咖啡。其实那里的咖啡很难喝，热巧克力更不怎么样，然而我们发现，接了半杯热巧克力之后，如果再按下“摩卡”的按钮，把这两样糟糕的东西掺在一起，竟能变成妙不可言的美味。而且，那里的全麦饼干也很棒。

这家医院的门诊部是一个让人倍感舒适的地方，位于曼哈顿第三大道与 53 街区的拐角处，在一座黑色金属与玻璃建造的写字楼的四层。来这里就诊的人很幸运，因为他们将在这个舒服的地方待上很久。在这里，癌症患者们等待医生为他们诊断，之后开一些可以延长生命的药品，见证现代医学

的奇迹。

2007 年秋末，我开始陪着母亲定期来这里就诊。

一杯摩卡咖啡在手，我和母亲开始了最为常见的话题：“你最近在看什么书？”我们的读书会就这样简单地开始了。

如今互相询问阅读书目的人并不多。人们更多会问的是：“你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或者：“你打算去哪儿度假？”你无法想象，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都在看些什么书。但从我记事以来，这是我和母亲经常互相询问的话题。11 月的某一天，在母亲抽完血等着做化疗的间隙，我问她在看什么书，她说她正在看华莱士·斯特格纳的《终得安全》，她认为那是一本很特别的书。

《终得安全》出版于 1987 年，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书籍之一，但在我真正读这本书之前的几年间，由于职业原因，我一直装作不但已经读过了，而且还知道作者是 20 世纪初出生的，作品主要讲述的是美国西部的故事。我从事出版行业二十一年，在很多社交场合中，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喜欢询问谈话对象最喜欢的书是什么，以及如此钟爱它的理由，尤其当我面对书商的时候，而我最常得到的一个答案就是《终得安全》。

对没有读过的书大加称赞也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但是，对书商撒个无伤大雅的小谎，与对七十三岁的母亲撒谎，可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尤其在陪着她治疗癌症期间）。

我向母亲承认我并没有看过这本书。

“那等我看完了，就把我这本借给你看。”母亲素来节俭，因此这样说道。

“不用了，我自己就有一本。”我说。这次我并没有撒谎。有很多我一直想看的书，我把它们放在床头，甚至出差的时候都随身携带，它们曾陪我走过千山万水。我是真的想认真读这些书，才带着它们世界各地到处飞，可最后，我把其他不相干的书都看了个遍（比如，飞机上的免税购物杂志、《高尔夫大师》等），自己带的书却一直原封未动。那本《终得安全》跟着我到处旅行，又一次次地被我放回床头，它的飞行里程足够换一张日本航空公司的飞往东京的机票了，还是头等舱。

这次不同。那个周末，我开始阅读这本书，只看了大约二十页，我就进入了看经典之作时才能感受到的妙不可言的氛围里，整个人沉浸其中欲罢不能。我完全被书中的情节吸引了，以至于达到了一种“正在看书，勿扰”的状态。对于还没有读过这本书（或假装读过它）的人，我想说，这是一个关于两对夫妻之间坚定不移的友谊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席德和查瑞提、拉里和萨莉。书的开头就提到，查瑞提得了癌症，将不久于人世。很自然地，当我读它的时候，我就打算和母亲讨论一番。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谈论她正在经历的一些事情的方式，还有我自己面临的一些问题。

“你觉得他能坚持下去吗？”我问母亲，这个“他”指

的是席德，小说的结尾他一个人孤苦伶仃。

“虽然这一切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不过我想他会挺过去的，总有一天，他会像从前一样生活的。我很确信这一点。”母亲这样回答我，我知道虽然我们谈的是席德，但这番话可能正是她想对父亲说的。

书籍成为我们探索彼此想法的媒介，让我们可以自然地探讨那些我们关心但又不太好开口相询的话题，也能让我们在焦躁和紧张时不至于太尴尬。在母亲确诊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聊的书越来越多。而从《终得安全》开始，我们的谈话不再像平时那样只是随意闲聊，我们都意识到，不知不觉中我们创立了一个仅由两名成员组成的特别的读书会。很多次，读书会的谈话围绕着书中主人公的命运还有我们自己的命运展开。有时我们很深入地讨论一本书，有时我们在谈话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子，而这些其实与那本触动我们的书及其作者并没有多大关系。

我想对母亲一生的经历有更多的了解，还想知道她做出过什么选择，所以我常常把话题往那方面引。不过她也并不容易被我左右，因为她经常有自己的见解。很久之后，我才发现这一点。

母亲患病以来，在看完《终得安全》之后，我们又看了大量不同类型的书。我们看书的范围不只局限于“好书”，书的类型可以说相当杂乱，碰到什么看什么。（正如我所说，

母亲素来节俭，只要塞给她一本书，她必定会把它看完）。我们未必在固定的时间阅读同一本书，也未必总在就餐时、特殊的节日或者每月固定的几天讨论某本书。而随着母亲的身体状况越发糟糕，我们不得不反复地回到那个候诊室。在那里，我们聊的话题很多，包括书。

母亲阅读的速度很快。还有一点我要告诉大家：她常常会先看一下书的结尾，因为她无法忍受通过一步步的阅读才发现事情发展的方向。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从某方面而言，她已经预知了我这本书的结尾——当你得知自己患了胰腺癌，并在确诊的时候获悉癌细胞已经扩散，那么结局已经注定了。你相当清楚命运之神和你开了一个怎样的玩笑。

可以说，这个读书会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是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个读书会。可能我们的生活本身始终都存在一个读书会——只是母亲患病后我们才发觉它的存在。我们不曾太多地谈论读书会本身。更多的是谈论书，谈论人生。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太多想看却看不完的书，太多该做却无法做到的事。而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了一个道理：读书跟行动并不矛盾，阅读真正的敌人是死亡。在我阅读母亲心爱的书籍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她，而在我向他人推荐这些书的时候，母亲的精神将会延续下去，传递给他人，母亲的“一部分”就这样在这些读者中流传下去。她是如此热爱这个世界，

那些爱也将会感动这些读者，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我好像有些离题了。让我们回到最开始，或者更准确地说，回到结局的最初——母亲确诊之前，那时，她才开始感觉身体不适，而我们家里人都还浑然不知。

、 相约萨马拉，

母亲和我都对小说的开头情有独钟。比如，“男孩子们一大早就来看绞刑了”，这是我最喜欢的开头之一，出自肯·福莱特的《圣殿春秋》。如此开篇，怎么可能不吸引人继续看下去？还有约翰·欧文的《为欧文·米尼祈祷》的第一句：“我注定要记得一个男孩，并不是因为他声音独特是公鸭嗓，也并非因为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个子最矮的，更不是因为他造成了我妈妈的死亡且是罪魁祸首，而是因为他使我信奉了上帝。欧文·米尼让我成了一名基督徒。”还有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以“故事不妨从海伦和她姐姐的几封通信说起”这一句做开头，“故事不妨”这几个字在不经意间将人带入闲聊般的故事情境的同时，也给读者极大的暗示：下面的故

事一定万分精彩。

有些小说家喜欢在作品的开头就交代故事的主线；有些在开头就埋下了伏笔；还有一些则只用寥寥几句交代故事背景或者勾画一个人物，让读者感受风暴来临前的宁静。不少作者试图用“她对面临的人生巨变茫然无知”这样的语句来制造悬念，而这正是最不必要的，因为人们永远无法预料自己的人生将以何种方式发生改变——这正是“难以预料”的真正含义。

所有人都无法预料下一秒将发生何事，无一例外。

2007年初，母亲和父亲去佛罗里达州的维罗海滩度假，他们在那里待了好几周。这个舒适的地方是母亲于晚年时发现的，她很喜欢那里。有个喜剧演员曾这样评论佛罗里达州：“那是个适合老年人度过余生的地方。”我对母亲转述了这句话，现在真后悔那时说了那样的话。

家里人为了能抽出时间去维罗海滩，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且不亦乐乎。哥哥道格是制作人，刚刚制作完成了电影新版《灵犬莱西》。妹妹妮娜工作的机构是全球结核病药物研发联盟（TB Alliance），为对抗结核病在全世界的蔓延而不懈努力。我呢，则为大卫·哈伯斯塔姆要出版的一本关于朝鲜战争方面的新书忙碌着，同时还在忙着推广我与朋友合写的一本有关邮件的书。父亲忙着他的音乐会艺术经纪工作，他为指挥家、歌手和音乐家做代理人。大家陷于焦虑、

拌嘴和一些无关痛痒的病痛中（比如牙疼、头疼、失眠等），还要记住家人的生日，安排生日派对，讨论旅行计划以及行程安排等诸多杂事。我们家总会接二连三地收到别人各种各样的拜托帮忙的请求。比如，出席募捐大会，致开幕词，回想一下音乐会上某个穿红裙子的女士的名字，类似的请求真是数也数不清。我们家人之间给其他家庭成员的建议几乎泛滥成灾，且通常都以命令的口吻表达：你必须了解……你必须阅读……你必须看……不过，这些建议大部分都是母亲提出来的。

若把我们家比作一家航空公司，母亲是中心总调度，其他家庭成员则是停机坪上等待起飞的飞机。我们不能直接飞往目的地，必须要经过母亲的调度。她负责管理我们，决定哪个人能先飞，哪个人可以着陆。父亲也处于母亲的调度之下，尽管相对于子女来说，母亲对他的控制并不那么严格。

我们必须谨慎地依母亲的调度计划行事，这让我们分外困扰。就像一班晚点的航班也会导致机场秩序大乱，调度备用机，登机滞后，乘客只能在候机大厅里休息等待通知一样，母亲认为计划外的一点儿变化都能让我们生活一片混乱。因此，哥哥、妹妹和我，只要出现跟母亲商量过的计划有变的情况，哪怕是极微小的变动，我们也会感到不安。

那年2月，我打电话给在佛罗里达州的母亲，告诉她我决定乘坐当天下午从纽约起飞的航班，而不是之前说好的早晨的航班，她得知消息后只说了一声：“哦。”我听出了她